

鲁迅的眉毛

十年前,赴上海参观鲁迅纪念馆,见到了先生辞世时之遗容,和做面模遗留的2根眉毛、20根胡须。从此,捧读迅翁著作时,间或翻看下他的遗照,成了我的一个习惯。被先生读着,审视着,批评着,也启蒙着。

首先想到了先生的眉毛,如他著名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,粗黑似浓墨,似带刺的荆棘丛。苍凉凝重的眼光之间,时常是深锁的,眉心中拧成一条竖纹,似乎在发出疑问。

扫描当下,著名花鸟画家苏百钧有一妙喻,把缺乏创意、只会模仿的画家戏称为“搬家公司”。而文学界包括杂文界的“搬家公司”和“快递小哥”,可能比美术界的还要忙碌吧?确乎!心浮气躁这一时代病缠身,多少人坐不住,学不来,读极少,想忒多,满心思只想走红、暴富、速效,捷径嘛?便是“快递”。

杂文界的“快递小哥”先在古人间、别人处,弄一篇千把字的稿子,开头引一段,中间铺一段,结尾顶多再捎两句,全篇十之六七甚至八成是引文,自己只用百八十个字在一段段引文间连缀,好像泥瓦工的“勾缝”。

“江郎才尽”,“快递”少不得自家,自己的馍吃得顺口,重复最多的恐怕也是自家。一条鱼,春秋时的公仪休“拒”过,东汉的羊续也“拒”过;而清代袁枚辞别恩师,送上一“帽”,在多少讽刺溜须拍马的杂文中一再现身?

不禁设问:为何杂文“搬运工”多多?原因无他,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胸有成竹与“胸‘无’成竹”那是霄壤之别呢!

其实,文章也是有生命的,似乎经心、实则粗手粗脚地把汉字扫成一堆、串成一串就弄成文章了?如果把写作这种严肃的精神创作活动搞成了“复制”加“粘贴”的“行为艺术”,不说惹得老祖宗很不高兴吧,自己也不爱惜羽毛,愿意趟那污泥浊水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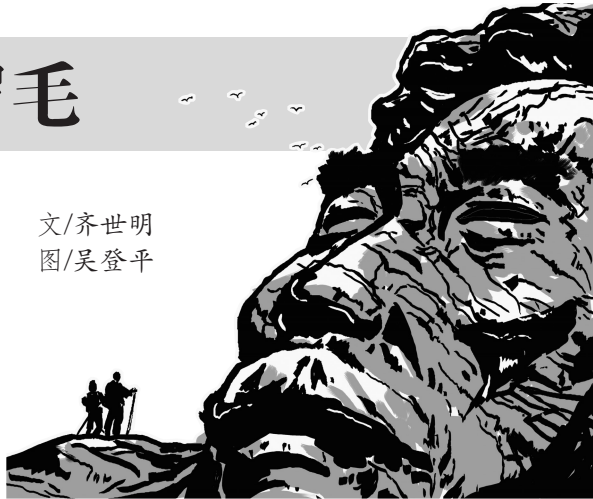
此际,鲁迅先生看上去一脸清苦、刚直,浓黑的眉毛下,一双犀利的目光,审视着我。

眉毛粗黑的人一般洞悉力强,好比一盏探照灯,在漆黑矿井中发出的光芒,鲁迅先生即如此。吐了一口烟,先生似问:你们书读得固然是少了许多,“言而无文,行之不远”。行文之足——文字呢?便自我感觉尚好?

一句“似问”,催人汗下。没来由地想起传统相声段子“口吐莲花”,以扇拍头,拍一下吐一“莲花”(重复废话),引观众一片哄笑……

今朝之写作,不单以“写材料”俗称之官样

文/齐世明
图/吴登平



文章(公文写作),便是写杂文,“传染”的也是“口吐铅字”!览尽千篇,全是标准句式,主谓宾、定状补,“干部一腔”,那岂可称文学语言?对此,过去有个专用名词,叫报章文字。而报章文字,相较文学性,远矣!

一遍遍打量鲁迅的眉毛,感到了先生的目光如同基因一般,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。浮想古汉语之脉绵延了几千年,倘或多一点点旧味、古意,岂不能让我们的文章多些韵致——这韵是味道、韵律,这致是节奏、腔调。尤其杂文更应含着一抹旧味、几许古意——旧味并非陈腐,古意亦绝非冬烘脑袋,当然也不能归入复古,带一点古风,可能步入耐读之境了。

今朝杂文几如雪豹,一众自是心意彷徨,且见先生粗黑的眉毛一耸,似耳提面命:只按自己的心思去写,不要混圈子。理他们作甚?只真切地写你的吧!

有一瞬间,我似乎顺着先生的目光看了出去,和他的目光合二为一了。

先生“恨铁不成钢”似地盯了我一眼,吐了一口烟说:你是辽宁人吧?北方人多爱吃葱蒜,你酷爱杂文,就写带蒜味的杂文嘛!

《本草纲目》载,大蒜有归五脏、散痛肿疮、降风邪、杀毒气等功用。中医药食同源,从文化上论呢,药食与文体可否有一比——当有杂文如蒜,正宗杂文亦当如大蒜。大蒜味辛,食之,蒜味久不散,冲人。据说,相爱之人常以忍受对方口中蒜味为爱之深的标准。自然有相当多的民众忍不了这蒜味,宁可不“爱”。杂文遭遇亦如此吧?哪怕有鲁迅这杆大纛。

此际,鲁迅一耸浓眉,教我: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,不要听自暴自弃的话,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,有一分热发一分光。端详先生灼灼目光,我忽然悟道:今日杂文式微,然,你能舍了杂文么?还有蒜……不能,那就哪怕已“奔七”,也要做“鲁学”的老学生!

前些天和几个朋友到某饭店小聚,颇见识了一回“武侠文化特色餐饮”里的武林气息。

进到店,男顾客不管会不会几趟拳脚,都被唤作大侠,女顾客一律被称为女侠,老板叫“舵主”,店员叫“小二”,厨房是“武林禁地”,牙签是“梅花镖”。各个包间一律以“武当派”“衡山派”“少林派”之类的武林门派命名,俨然一武林大会。倘若你在“武当”要见老板,店小二就会高声喊:“武当派有请总舵主。”能把仿古仿到近乎骨子里去的,见过的只此一家。

既然来的都是江湖侠士,自然也就没有市井小民的斤斤计较,菜单是没有的,全凭店家安排,上甚吃甚。大侠们没有了手拿菜谱举旗不定的麻烦,店家自然也少了“不好意思,XX缺菜”之类的尴尬。

“大力丸子”“黯然消魂饭”,名字虽然带着侠气,不过是糯米、大米做成的主食。即便原本称为凤爪的“九阴白骨爪”,虽然阴森恐怖了些,还尚能使大侠们手扯口啖,啧啧有声。有一道主食的名字却十分了得,几乎会让“修炼”还差点火候的女侠们花容失色了,或者即便不失色也要胃口大减,竟然是——“人肉包子”!

“人肉包子”与武侠文化

●李向伟

“人肉包子”当然是正常的包子馅,但取上这样的名字也是有些问题的。古代的江湖固然血雨腥风,但要说这些江湖侠士们天天吃“人肉包子”也未免过分了些。既然已经进入了江湖时代,人类文明也走过了几千年,早已摆脱了茹毛饮血、同类相残的野蛮时代。更何况各路大侠们不管背地里做什么勾当,但嘴里头喊的却少不了是些“替天行道”“劫富济贫”之类的大话,总之是一定要带些江湖正气和侠气的。在武侠小说里卖人肉包子的黑店也是有的,《水浒传》里就有。但既然是黑店,自然也只是偷偷摸摸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,决没有公然叫卖人肉包子的。

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会催生出一些奇葩的营销创意,大多表面上创的是文化或其他,但眼睛盯住的其实还是民众的钱夹,目的无非是想让人们从自己的钱夹子里拿出些花花绿绿的票子来。商家逐利,本性使然,原本也无厚非。然而,既然是创意,也应该是有些社会价值的,最起码不应该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。由此看来,“人肉包子”之类的创意,如果仍用武林上的话来说就是有点“剑走偏锋”了。

「甩锅」思维

●张树民

老夫嘴馋而挑剔,喜食酱牛腱子,且须亲手制作,嫌弃沾来的熟食虽有其表,但味道不佳。某日,在“某润”品牌牛肉柜台,沾得用保鲜膜包装的精品牛前腱两个。观其表,大小适中,筋肉相间,确乎是金钱腱。尽管价格高出牛后腱许多,还是一咬牙买下。

岂料,到家打开包装发现,其中一个乃两块拼凑而成,并非完整的金钱腱。回店,老夫唯恐影响店家生意,小声对店员说:“这是两块牛肉拼成的,不是金钱腱。”店员脸色骤变,高声说:“你在谁家买的?想讹我们不成?再说了,你当场为何不检查清楚?责任完全在你!牛肉售

出,一概不退不换……”老夫拿出购物票据为证,另一店员却说:“这只能证明你在本店买过牛肉,但不能证明这个拼凑的腱子就是本店的。你不当场验清货品,不对自己负责,谁能替你负责呢?”

老夫无言以对,原来错在自己!不由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件事。那时流行自购面料,量身定做西装,老夫亦凑热闹。没想到的是,西装做完,穿上一试,后颈处推着褶皱,既扎眼又难看,这衣服毛病不小。裁缝围着我左瞅右瞧,上下打量,突然说:“原因找到了,不是我衣服做的有毛病,而是你长的有毛病,脖颈短,两肩不平……”量身做了

一身西服,居然诊断出老夫“残疾”之身,只可惜没人发残疾证。

这两件事似乎出自同一种思维方式,姑且谓之“甩锅”思维。近读清人编纂的《笑林广记》,读到一篇《头嫩》,更加印证了老夫的观点。话说一个理发匠给人剃头,才剃了几下,就伤了几处头皮。于是,他就放下刀子不剃了,并对顾客说:“你的头皮太嫩,下不了刀。等过些时日,让它长老点儿,再给你剃吧。”

“甩锅”,往往简单粗暴地推卸责任,把所有的罪责、过错推到他人身上。尽管“甩锅”为现今的网络热词,然“甩锅”思维,源远流长,古今中外,绵延不绝,

地球上某个西方大国,便是“甩锅”思维的沃土,不断冒出各类“甩锅大王”。

“甩锅”思维,乃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物。凡“甩锅”者,皆卑鄙无耻,践踏公平正义,消泯诚信,失德行、悖良善、不担当、乏格局,损人利己毁和谐,助长尔虞我诈邪风。纵观尘世,“甩锅”思维似有蔓延之势,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,各个角落,其因何在?利己欲望膨胀,根在品性不洁、不仁不义。倘若为官者惯用“甩锅”思维,官德沦丧,必失人心,其害更甚,并不亚于贪污受贿,不可不明察细究。

